

經部

孟子傳卷十九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昔子貢問士於孔子其對凡有三等而其最下者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謂之小人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為大人可知矣此孟子推孔子之意而為此說也然使學者鄙

言必信行必果為小人自好者將無所適從而姦人者將假此言以濟其誕妄滑稽之欲矣此孟子所以增惟義所在一句而指其歸路也其意蓋可知矣何謂義孟子嘗曰義人路也是可行者謂之義而不可行者不得謂之義也且孔子不以言為信而以義為信如與蒲人盟不適衛而卒適衛且曰要盟神弗聽豈非不以言為信而以義為信乎孔子不以行為果而以義為

果如自衛而西將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死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非不以行為果而以義為果乎不問言行之信果而一以義斷之其比夫硜硜者固相遠矣茲所以謂之大人也余嘗考孟子之書其論大人者凡數處如所謂有大人之事所謂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今又曰大人惟義所在又曰養其大者為大人統而言之皆言所見者大而不區

區以求名也若夫或勞力以取名或直諫以取名或
設數以取名或偏執以取名或徧物以取名皆非孟
子之學也是何小丈夫之所為乎學者明乎此則知
大人之所在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不辨善惡不知是非喜怒哀樂未嘗當道大人
何取於此哉余竊深原之其喜怒哀樂雖未必中節
然皆真而非偽況大人之學以思為主先立乎其大

者喜怒哀樂皆中節而又不失其真心此所以為貴乎夫作偽之人終不足以動人故強怒者雖嚴不威強笑者雖親不和若夫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赤子之真其近於是乎大人不失者在此爾惟赤子之真也故見之無不憐愛而水火在前虎豹在側皆不足動其心則以其真故有畏懼猜疑之心人以其真亦無畏懼猜疑之意大人體此故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而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

斯來動之斯和則以大人之道甚大而又以真在其間故其功用如此也若夫不知大人之學而徒有赤子之心是亦愚人而已矣學者不可不思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生者人之所悦死者人之所甚惡於人之所悦者加意焉不足道也於人之所甚惡而加意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矣且夫人之將死也其氣一總其形百變病之深者耳目口鼻手足聲音一切反常其可畏可

惡之態豈形容所能盡哉至於既死之後形體可懼臭穢難聞神靈所憑影響猶在使人毛髮森竦心志惴慄急走疾避者亦人之常情也至於此時乃獨加意不負於冥冥中其可謂不負於天地鬼神矣惟不負杵臼之託乃能立趙氏之孤不負武帝之託乃能擁昭立宣為社稷之臣不負先主之託乃能抗司馬懿為三國之忠臣蓋於死者如此是不欺其心也不欺其心則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矣使天下無事則已使天下而有事非不自欺者其誰足以當之孟子觀人乃於人之所難處以觀之而判然號於天下曰惟斯人可以當大事非深見此理能如是乎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章如孔子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同蓋孟子自述其所學也不敢以此自處故泛論之儻非深入其中安能如視青黃黼黻角亢氐房明白如此哉請試言之夫善觀水者必窮其源得其源則委流可知矣善擇木者必窮其本知其本則枝葉皆可知矣遡流而上經歷關山而不止源斯見焉沿葉而下斸掘土膏而不止本斯見焉是則君子之於學非深造之其能得其本源乎故口耳之傳不若見聞之親見聞之親不若心術所體為切也

昔之君子由治天下而造之而知其本於治國由治國而造之而知其本於齊家由齊家而造之知其本於一身由脩身而造之知其本於一心由一心而造之乃知其本於誠意由誠意而造之乃知其本於致知由致知而造之乃知其本於格物所謂格物者窮理之謂也一念之微萬事之衆萬物之多皆理也惟深造者自天下之本遡流沿葉進進不已而造極於格物是故於一念之微一事之間一物之上無不原

其始而究其終察其微而驗其著通其一而行其萬則又收萬以歸一又旋著以觀微又考終而要始往來不窮運用不已此深造之學也夫如是則心即理理即心内而一念外而萬事微而萬物皆會歸在此出入在此非師友所傳非口耳所及非見聞所到當幾自見隨事自明豈他人能知哉此所謂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異端不能揺暴行不能動死生貧富貴賤憂樂通而為一隨所寓而安焉此居之安

也居之安則見出乎衆人而常若迂濶識超乎幾外而常若太早既而利害皎然是非卓然於千載之後億萬數千里之外無一毫與其言不合者此資之深也資之深則縱横理也予奪理也動容周旋理也顛沛造次理也仰觀俯察遠取近取理也以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亦理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無一而非理者儻非深造自得渠能進於此地乎惟孟子所學如此所以能禽獸楊墨妾婦儀秦夷許子而貉白圭

蚓陳仲而死成括則以其深造自得故議論可以起然出於當世之上乃於兵革擾攘權謀詭詐中而獨拳拳欲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于溝壑以掃斃陋之習而開此昬蒙之流也奈何時不我與天未興斯姑留此學以惠後進耳可勝嘆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關人以心術之微盡散於禮樂射御書數中而不明

言其故蓋名數則可以口講而指畫至於精微非心自得之不可也使上智之資由名數而造精微之本而中下之流亦安於名數而為寡過之士此聖王之道所以獨高千古而異端之學所以一得其志必能潰亂天下也然而使士大夫不學則已學則當造精微之本學而不到精微雖博物及於臺駘實沈說稽古至萬數千言謂之博學詳說則可也謂之聖王之道則不可古之君子所以治詩書禮樂之術而仰觀

天文俯察地理河渠溝洫茫昧變怪無不探其源而遡其流極其數而考其變大則為圖牒以著其象小則分門户以括其遺事事辨其所由物物明其所用纖悉畢具小大靡遺其博學詳說如此者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即吾所謂精微者是也且以六藝觀之禮中倫樂中節射中鵠御中規矩書窮八法數研九九皆約也其名數散為六藝其精微在吾一心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鐘鼓管簫之制竽笙琴瑟之聲

逐禽左鳴和鸞其數為至繁形聲意義億百千萬其事為甚衆非博學以考其由詳說以徹其故則虛無荒唐何足以御天下之變哉然而豈徒為此誦數之學哉意亦有所主也故學禮學樂則體其所以中倫中的者何學射學御則體其所以中鵠中規矩者何學書學數則體其所以窮八法研九九者何其意以精微為主而以博學詳說為所入之路耳夫然故一藝之約既徹則六藝之用皆通以其用處發之於治

水則排淮泗驅龍蛇而見禹之心發之於朝廷則驅飛廉驅虎豹而見周公之心發之於春秋則罩去公子麋不書弑而見孔子之心發之於戰國則息邪說距詖行而見孟子之心乃知聖王之學以精微為主而以博學詳說為所由之路耳是以子夏指洒掃為君子之道而孔子以郊社禘嘗為治天下之道指蜡為仁之至義之盡指餕為道路州巷之達者皆於博學詳說中指其約也若夫學為盤辟紀其鏗鏘羿分

其弓良捨其策則不能以相通者又何足以論反説約之道哉孟子指易牛為王者之心指虆梩為誠之見指事親為仁指從兄為義指好色好貨好勇為太王公劉文王武王者則以學到精微故無所往而不在也學乎學乎其可不以約為主耶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善一也在乎用之如何耳用以服人小人也霸者之

所為也用以養人君子也王者之所為也今燕修召公之政豈曰不善而假此以伐山戎責楚不貢包茅亦豈不善而假此以襲蔡大蒐示之禮伐原示之信晉文之善也而假此在一戰而霸耳是其所以為善者意在用以服人豈非可鄙哉故齊桓末年叛者九國晉文初死秦已伐鄭是雖區區以善服人誰肯服乎葛伯放而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殺之不以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

為之耕其仁厚如此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而其
化之行至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
以善養人乃至於此三代聖王既以善自養其身又
推之于天下國家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聚秀艾於
其中以詩書禮樂教之以孝弟睦婣收之而命鄉論
秀命司徒論秀升于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
征於司徒而又閭師族師比長書其德行道藝書其
孝弟睦婣有學者鄉大夫又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

而受之其不率教者則小胥大胥以告耆老皆朝于庠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以警之不變移之左又不變移之右又不變然後屏之遠方委曲周旋如此此皆以善養人之道也所以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則以其規模遠大藹然有仁人慈父愛母之心此天下所以心服之也與夫設心促廹急於得利假仁義以濟其姦若齊桓晉文者豈可同時語哉孟子之見如此而欲合戰國之君宜乎其為迂闊也惜哉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不祥之人凶人也何以知其為凶人顛倒是非變亂

白黑騰播若南箕緝織若貝錦營營其雜亂趯趯其

善走徒事唇脗而其言一無實迹者是所謂凶人也

平時暇日其言無實而無害君子心者已可知其為

凶人至於為凶人之實者則又有在焉蔽賢者是也

若李林甫誤嚴挺之盧杞陷陸贄是矣孟子親受臧

倉所毁如倉者豈非不祥人哉天生賢者仁義禮智

所從出者也使在朝廷則福及天下在一郡則福一郡在一邑則福及一邑而乃彼故欲蔽之使不得福被生民豈非妖恠不祥之物乎夫狐狸夜號鵂梟晨嘯鼯鼠舞蛇孽皆不祥物也人見之必唾罵以厭之如是則禍患亦所不免况不祥之人而使在人主之側破國亡家之兆蓋見於此矣流放竄殛使與魑魅為伍正聖王所以清朝廷而福天下也然則孟子目蔽賢者為不祥豈非意出於此乎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余讀此一章乃知聖賢觀六經之道矣夫六經明天下之理者也使吾自格物之學窮天下之理小大不遺幽顯皆徹內外一致則六經之言皆吾胷中所欲言者耳隨吾意之所在取以用之或斷章而取義或

逆志而忘辭何所不可闕百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非愛敬事吾取以證天子之孝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本非諸侯事吾取以證諸侯之孝或論雲漢之詩或黜武成之書唯如是然後見其造理深遠去取在我而六經之道通矣何以知之如仲尼言水哉水哉而不明言其故未知聖人之意果出於何意如江漢以濯之以言其清明也滄浪之水以言其自取

也逝者如斯以言其迅速也必觀其瀾以言其廣大也惡知孔子所謂水哉之意不出於此數義而孟子遽然斷之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未明格物之學者遽為此答則為罔聖深造天下之理者予奪抑揚進退去取亦安有不可者故吾意之所在理之所在也聖人之所在也意在清明則指此水為清明意在自取則指此水為自取意在迅速則指此水為迅速意在廣大則指此水為廣大也水哉水哉吾意欲論

其本則判孔子之意在本有何不可哉既指此意為本矣故極言有本之說所以言源泉混混晝夜之不舍盈科而乃進卒歸於四海也夫江之原自岷山河之原自崑崙淮之原自桐柏原者其本也探其所出可以汎觴耳惟其本在於此故滔滔軋軋與天地同流日月俱運晝夜不息在沱為沱在澧為澧在匯為匯卒之東歸於海而後已亦猶君子格物之學自致知而充之以格物以知至以誠意以正心以脩身以

齊家以治國以平天下而後已則以其知本之所自而充之故其極乃如是之大也江河之水如此至潢潦之水因七八月之雨而集本無根原也一時汪洋不辨牛馬亦可悅矣然流末終日掃不見蹤跡亦猶小人口耳之學本非心得見聞之傳本非力行一時眩惑流俗名聲暴起如黃允以豪桀自置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可謂盛矣未幾而陰惡彰聞向非苻融識之其亂天下也必矣如羊祜於王衍盛時知其必

亂天下蒼生卒下拜於石勒如庾冰於殷浩盛時乃以為當束之高閣未幾卒有喪師之醜以是聲聞過情者皆學無其本也是以君子恥之如商鞅蘇張輩一時威名使人君尊禮如此而所學不正事業可鄙為千古罪人孟子力言有本者如是豈非為此數輩而為此說哉士大夫學問宜自知所擇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此章言舜無私欲惟天理而已矣天理者仁義也仁義既明則以此明庶物知禽獸之所以禽獸以此察人倫知人倫之所以人倫夫人與禽獸相去幾何耳目口鼻好惡嗜慾一切無異其所以異者特有仁義禮智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耳徇人欲則為禽獸守天理則為人倫人心何所不有人欲天理之所推焉者也庶民去天理而墮人欲所以有禽獸之行君子存天理而忘人欲所以造人倫之至舜

人欲都亡天理昭灼知如是而為人欲所以明庶物之微知如是而為天理所以察人倫之大夫所以能如此者以由天理而行也舜即天理非舜之外復有天理也天理居則為仁由則為義運用在我庶物之淪胥人倫之中正仁義皆得以知之使舜在此仁義在彼是舜與仁義終不相合也其不相合則有物間之矣有物間之則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也夫仁義我所固有也居此則謂之仁由此則謂之義今仁義

在彼則是我墮人欲中矣墮人欲中所向皆暗安能如舜明庶物而察人倫乎孟子所以言庶民去之以墮禽獸君子存之以正人倫舜能明禽獸而察人倫者其何術哉昌言以斷之曰以由仁義非行仁義故也嗚呼一心之微其可不慎稍墮人欲即為禽獸一明夫理即是人倫君子所以慎其獨者則以毫釐之差而邪正如此之相遼也嗚呼其危哉

孟子傳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陳炤

孟子傳卷二十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余讀孟子書乃知其學無所不窺其書無

所不讀而獨留意於六經之宗周孔之粹其引
證取捨一以所自得於聖王者以決擇之如三
聖之行宰我有若之論孔子之談詩魯人之獵
較曾子之論有若子思之標使者皆世之所不
傳者而孟子獨昌言以標榜之至如書之武城
詩之雲漢天下學者誰曰不然孟子乃獨以所
見可否之是其磅礴萬古批斷昔人孔子之後
未見其比者今此談周公兼三王施四事則又

有異焉其取禹湯文武皆人列一事夫聖人所長亦衆矣何獨此一事為可取哉又周公之心何從而知之此余所以知其學無所不窺書無所不讀而獨留意於六經之宗周孔之粹旨者以是也請得以極言之夫禹湯文武之所以為聖人者各有所入之路亦各有所發之處唯識者知之如曾子自事親而入故其論孝乃有四海而準之論子夏自洒掃而入故其論門人乃有有始有卒之論孟子自集義而入故其

論養氣乃有塞乎天地之論蓋精於此者神乎此此自然之理也禹之入處在好惡得所湯之入處在操縱得所文王之入處在緩急得所武王之入處在親踈得所既以此入必以此出入之者精出之則神禹惡旨酒宜重於惡也然聞善言則拜其好乃於此而見焉是不偏於惡也湯執中宜一於操也然旁求俊乂其縱乃於此而見焉是不偏於操也文王視民如傷宜急於救天下也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

緩乃於此而見焉是不偏於急也武王不泄邇宜疎於遠也然微盧彭濮與有邦冢君同一訓誓其親又於此而見焉是不偏於疎也聞善言則拜是所謂好善言也旁求俊乂是所謂立賢無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所謂望道而未之見也微盧彭濮與友邦冢君同一訓誓是所謂不忘遠也夫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何以知其為望道而未之見乎其視民如傷文王之心亦已切矣而紂毒痛四海害

虐蒸民文王儻遂其無傷之心則不待武王之時而後代之也惟其心日待紂之悔過將率天下而事之故雖有如傷之心雖見道在可取然以義斷命以仁待君故日夜望紂之悔過而未敢見紂之惡焉紂儻悔過即所謂道也是文王之心雖急於救民而其心緩於責君者可見矣惟此四聖人者其聖各有發見處故周公之思并合三王發處而施之夫其施之也豈拘拘學禹之惡旨酒而好善言湯之執中而立賢

無方文王之視民如傷而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而不忘遠哉大意思其好惡操縱緩急親踈得所處而施之於天下耳此意惟踐履深者乃見之非余口舌所能辨也夫思三王則周公之心入於三王之心矣事之過乎前者千端萬緒形迹不同而其理則一也以事而求則有合否以理而求則惡乃為好操乃為縱而急乃為緩踈乃為親也仰而思之其思愈上思之精則得之深得之深則行之速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此之謂也夫周公之心豈有不合於三王者哉余所謂事有不合而理則一者正以明此也周公方以事觀則見其不合及以理觀則見其得之淵微深眇殆難形容且以一事論之他可類考禹惡旨酒而周公為酒之法曰麴糵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則與禹異矣禹好善言而周公征三監邦君御事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使成王考翼之言而周公不聽斷然征之則與

禹又異矣以事觀之豈非不合乎然周公酒制以供祭祀賓客豈敢不虔亦禹致孝鬼神之理也周公急於安王室豈敢後時亦禹三過其門而不入之理也故余曰以事而求每見其不合以理而觀見其得之者此也此又周公當日之心孟子所見之與余故表而出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余嘗以詩考之諸侯曰風天子曰雅自平王降而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矣無復有雅雖國風具存王者之迹不復見矣謂之詩亡可也孔子以為詩亡則是王道絶也嗚呼王道豈可一日絶哉將以扶王道於既墜續王道於已絶歴聘天下天將喪斯時不我與齊欲用之沮於晏子楚欲用之沮於子西魯欲用之沮於女樂天意如此其如之何孔子思欲見之行事

以啓天下後世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雖立
意不同然皆記事之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實録之書耳聖人慨然有作乃以造化之神巧妙之
用一寓於春秋凡聖心之所筆者王道自此而見也
聖人之所削者王道自此而用也如翬去族麇書卒
衛衎曰奔定公無正之類大義炳然王道著矣豈記
事之史而已哉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義也乃
聖心之所存而二帝三王之道也夫春秋將以明王

道豈止褒貶而已矣其抑揚進退予奪縱捨若乾坤之運六子滄海之轉百川與禹排淮泗決汝漢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同功欲知王道者當觀春秋之用是續王者之迹於詩亡者春秋也其義深矣豈口舌所能盡哉惟深格物之學者乃可以觀春秋惟明春秋然後可以明王道惟明王道然後盡臣子之職不明春秋而曰吾盡人倫之道焉吾弗信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

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惡之積其流甚遠故君子小人之澤至五世而乃已方孟子時雖去孔子未遠君子之澤固未泯絶然當商鞅騶忌陳軫蘇秦張儀稷下之爔小人之澤正爾横流孟子自傷學雖不已聖未及智下則未能使三千之徒盡服其教小又未能成中都之化大又未能斥佅儒兵莱人殺正卯使有黠其淫婦者不敢朝飲

其羊者道不拾遺者客至如歸者故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徒以學於聖人者私善於門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而已然而陳臻非之屋廬子間之淳于髠侮之公孫丑至比管晏過孟賁此皆小人之澤薫染之深孟子力未及孔子未能遽革其心也頼孔子之澤尚在而秉彝之性未盡淪胥耶為之論養氣知言之說盡心知性之說尊王黜霸之説以大其所知故曰予私淑諸人也嗚呼小人之澤害人如此而時君世

主方且擁篲先驅蕤館上舍坐輜車以謀議列康莊以尊大之當是時也出則為名寵之誘入則閧押闔之議其欲信孟子盡如孔子之徒也難矣可勝傷哉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一章小充之則止於廉惠勇而已大充之則為金聲玉振之條理乃聖外之智至外之中力外之巧豈可輕心淺慮讀之哉夫道不在決去不回處乃在𡩋

詳審諦處可以之義謂參詳審諦也取而參詳審諦則不至於傷廉與而參詳審諦則不至於傷惠死而參詳審諦則不至於傷勇嗚呼充可以取可以無取而上之豈止不傷廉而已哉與可以仕則仕同一幾也充可以與可以無與而上之豈止不傷惠而已哉與可以久則久同一幾也充可以死可以無死而上之豈止於不傷勇而已哉與可以速則速同一幾也天下之理求其所謂可而已矣誠識其所謂可則是

孔子之聖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人時亦當其可而已矣故學者觀聖賢當識其意勿泥其辭如此六可以止以廉惠勇觀之而不知與孔子聖之時同一幾柄豈足以知聖賢之所存哉故余表而出之且就孟子時言之商鞅變法令以取秦相騶忌挾傾危以取齊相陳軫以辯說而取楚使蘇秦以捭闔而取六國相印張儀以恐喝而取秦相稷下諸人以口舌取齊卿此皆不問可否一於取而傷廉也秦齊楚

六國之君不考其人之賢否不問其學之邪正以國家名器輕予此輩此一於輿而傷惠者也其後聶政刺俠累荆軻刺秦王徑行直前不顧義理此一於死而傷勇者也使其聞六可以之説而參詳審諦之則聖人之道於此而兆矣惜哉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

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余讀此章曰嗚呼禍福無不自己求也久矣清斯濯纓濁斯濯足其誰咎乎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豈自外來哉古人言福則曰自求言哲則曰自貽言孽則曰自作言戚亦曰自貽非深知禍福之故者豈能立論昭灼如此哉商鞅以刻薄事秦秦之報也亦以刻薄至車裂而死晁錯以術數教景帝景帝之報也亦以術數至斬於東市反覆斯理則逢蒙殺羿庾公不忍害

孺子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實也孟子深識此理昌言以斷逢蒙曰薄乎云爾其述孺子之言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夫惟羿之薄故其所以教逢蒙也亦以薄薄之甚則有至於自害其身惟孺子之厚故其所以教尹公也亦以厚厚之遠及至尹公弟子不肯以君命之故反道以害其師然則誠如此說君子之學其可不慎其所處乎陳平既封不敢忘魏無知李大亮既貴不敢忘張弼以陳平大亮之心亦可以知無知

張弼之所存矣至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殺王恭事元顯則殺元顯以呂布牢之之心亦可以知丁王董馬之所存矣然則以此知忠厚之化果周家所以埀八百年之基矣讀行葦之詩使人藹然有三春之樂秦有天下至二世而滅亡刻薄之效乃如此夫商鞅伐魏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其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

以爲然乃伏甲士而虜之其刻薄如此此風旣成秦之所爲無非刻薄張儀刻薄悞楚懷王白起刻薄坑卒四十萬趙高刻薄使二世殺六親李斯刻薄使二世行督責至望夷之禍煢然獨處無一人爲助者言之使人酸楚則刻薄之報果如何哉逢蒙庾公之説亦可以爲有天下者之戒矣然鄭朋游蕭傅之門而卒陷蕭傅宋之問投王竣以保其生而卒陷王竣蕭王何罪哉蕭王固賢者也然不知人之罪蕭王亦安

可自赦乎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蕭王雖非薄惡而不知人之戒亦可恥矣夫如鄭朋肯附石顯宋之問肯事兩張其神情態度亦可知矣而使之出入門下與同急難豈非其失乎茲又不可不審天下事固有不可不辨者昔越石父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久之石父乃求絶曰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世皆傳以為美談太史公首紀於晏子傳豈太史公自悼無晏子之知乎不然何為而稱美

也夫石父薄惡人也使其此說行則忘恩者皆將以此而藉口且脫石父於縲紲恩亦大矣入閤弗謝事亦末矣石父乃以弗謝之小禮而忘脫免之大恩夫其所謂謝者石父當謝晏子乎晏子當謝石父乎免人於厄而又索謝何其責人之深也遽欲求絶義安在哉雖石父當時謂之賢者以此一事觀之皆不足道矣吾儕立身行已當求忠厚之說以上報君親與所知毋惑石父之言以為忘恩賊義之人與逢蒙同

一科也此又孟子之遺意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嘗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是孟子之心於不中不才者尤加意焉今有西子惡人之論其忠恕之心仁厚之意豈易量哉其所以傳曾子之道者於此可見矣夫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使平居為君子一旦背仁義則前功盡廢其

為小人也無疑如西子天資美麗乃蒙不潔之物誰不掩鼻而過之哉平居為小人一旦蹈仁義則前惡都泯其為君子也無疑如惡人天資醜陋而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之尊孟子此意以為商鞅孫臏騶忌陳軫張儀稷下諸人資稟英邁如西子之美麗也而蒙權謀詭詐縱横捭闔卓異荒怪不潔之學有道君子皆羞道而喜攻之今既若是矣使其一旦遷善徙義革心改過盡棄其不潔之學而齋戒沐浴於吾

帝王之道使天下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酒醴牛羊雞豚黍稷相宴樂則可與皐夔稷尹比肩交臂同揖遜堯舜之前矣是猶惡人醜陋可以事上帝也嗚呼孟子忠恕仁厚乃欲使商孫諸人改行而齋戒沐浴也豈有忿疾於頑之心哉此其所以為大也以善養人理當如此嗚呼人不自重久矣公孫弘學春秋樊並明尚書戴聖精禮經馬融通五經是猶西子之資禀也而乃蒙阿

謏盜賊不法依附不潔之物為千古罪人可勝惜哉
人能改過卒歸於君子也亦已久矣周勃吹簫樊噲
屠狗陳俊為下江之盜黄憲乃牛醫之子是猶惡人
之資禀也然或忠冠社稷或氣奪鴻門或功列雲臺
或器量千頃名垂簡編芳襲古今齋戒沐浴以事上
帝復何疑哉嗚呼士君子處心其可不慎乎一念之
失蒙不潔也一念反正齋戒沐浴也臭至掩鼻馨聞
上天利害賢否宜知所擇矣孟子之論不其深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歳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嘗立性善之論上合千古聖人不言之心下掃諸子邪論之失固嘗以水無有不下以校性無有不善矣如孟子之言性非一人之私言也乃天下之公

言也以為此言可以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質鬼神而無疑考三王而不繆者也夫天下之言性何為其論超絶如此哉則以其論非出於私意小智荒唐無稽而言也乃據其實而言也故曰則故而已矣所謂故者實也何以驗其實以其所利處為實也且夫牛之性其實順是其所利在順也羊之性其實狠是其所利在狠也人之性其實善以其所利在善也何以知其實為善乎赤子匍匐入井則怵惕惻隱

之心忽然而見焉豈非其實在善乎先王因此謹庠序教詩書文禮樂誦歌弦舞以發藥開導之高者為聖賢下者為孝友則以其實利於為善也夫其利在善儻以私智汩亂之則人將失其常性而蕩如狂瀾不可復遏矣世之士不知出此而於其實之外鑿私智以亂之天下沸騰奔涌横出旁趨乃嚴以刑威峻其法令民心愈失一夫呼召天下響應而社稷不保矣此無他以不順其故而鑿私智以亂之也如商鞅

孫臏騶忌陳軫蘇秦稷下諸人乃為權謀詭詐縱横押闔卓異荒唐之智以擾亂之秦守商君之説雖并吞天下覆滅諸侯民心已去陳勝一起秦其亡矣此鑿私智之明驗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智何如哉知水無有不下是水之性其實利於趨下也吾不立一毫私智決汝漢排淮泗瀹濟漯鑿龍門通九川無非因其性之趨下而利導之八年於外雖若多事論其成功特行其所無事爾所謂無

事者因其注下之性未嘗立一事以汩亂之也使治天下者亦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因民趨善之性而開導之則謦欬嚬笑之際垂衣拱手之間天下亹亹自趨於治矣以此為智豈非智之大者乎且夫天之高星辰之遠宜若不可測識矣然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之實也如自角至箕七十五度自斗至壁九十八度自奎至參八十度自井至軫百一十二度五星伏見皆有常數此星辰之實也求其實而

步之雖一星翁瞽史上推千歲如所謂甲子朔旦在冬日之至者分毫不差豈星翁瞽史之智能如此其妙乎特識天與星辰之性因其故實而推之耳以是知聖王之道無非天下之性耳其為簠簋俎豆管弦琴瑟清廟明堂辟廱太學者豈好為是多事哉順民之性不得不爾也語至於此乃知乾坤之造變化之神藴奥宏深豈淺智所能測哉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王驩齊之寵臣此何等輩弔公行子時乃有進而與之言者有就其位而與之言者一時士大夫無所操守趨炎媚竈奴顔婢膝態度如此則王驩氣燄薰灼亦可見矣孟子獨不與之言者非忽之也理當如是

爾竊讀豫卦而知孟子之所守矣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夫時當悅豫衆皆趨動而六二君子居中守正介焉如石以此處心則其獲吉寧用終日乎夫齊國士大夫以一國之寵盡在王驩乃於衆人前不顧義理不守名分而趨媚如此上下一心無有知恥者諸子之來為弔公行子來耶為王驩来耶於糞壤中乃有芝菌於喧啾中乃見鸞鳳其孟子弔公行子耶一時氣象儼然如此道心德量如天如帝想

見聖人之所存矣王驩小人何足以識孟子夫孟子獨不與之言亦可以自省矣不知發藥之功乃有簡驩之怨夫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朝廷禮也孟子以為禮王驩以為簡是凡以非禮見驩者皆驩之所喜也孟子以禮待之而乃獨以為簡豈不顛沛乎然而孟子聞其簡驩之言而引禮為說雍容如此余於此非獨見孟子之心而待小人之法亦於是而三省矣昔王叔文當權其門如市或勸張彖見

之彖曰是方爲國妖祥安可見也彖布衣也而所守如此畢時叔文敗如柳宗元劉禹錫陸淳吕温諸人皆屏逐遠方萬世唾駡而聞彖之名者無不抵几稱歎欲友之而不得彖特自守之士耳况吾孟子有聖王之學乎世之士乃非之疑之甚者詈之其可哉

孟子傳卷二十

孟子傳卷二十一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一章乃孟子傳曾子忠恕之學其施之作用者如此夫其所以無一朝之患者行其所謂恕也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者行其所謂忠也行其所謂恕故不罪人之横逆而自反已之不仁無禮不忠其極待之以妄人而不責焉行其所謂忠故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其極欲效舜為法於天下以此而觀則孟子處陳臻之非屋廬之間陳賈之問時子之疑淳于髠之侮慢公孫丑以比管晏過孟賁尹士譏不明干禄濡滯之

妄葢裕如也深觀其心可謂知所緩急矣其於人之横逆付之無事而不以介意超然求仁禮忠之極而樂焉至於平生所汲汲者以為舜自匹夫為法於天下而我墮於流俗為無所聞知之人惟其操不如舜之心早夜孜孜求其所以為舜者乃得於事親之間昌言號於天下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孟子之

學所以造聖王之閫域者自事親之道而入也其所以得事親之道者以其學出於曾子曾子之論孝曰夫孝置之則植乎天地溥之則横乎四海推而放諸東海而凖推而放諸南海而凖推而放諸西海而凖推而放諸北海而凖惟曾子自事親而入故孟子亦自事親而入惟孟子自事親而入所以見舜之用心惟見舜之用心所以拳拳以舜為說而不已也且其載顔子之語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又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又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又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又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

其後乃指徐行為堯舜之道使天下後世好學聖王者止於徐行之間卜聖王之用心非其深得舜之道其何能如此此哉今此一章盡見其心至為之說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其平居所存槩可知矣若夫軒然立論曰仁之實在乎事親時是也義之實在乎從兄時是也知知斯二者禮節文斯二者樂樂斯二者反覆考之其所得於聖王之道為仁為義為知為禮為樂皆自事

親處得之推事親下氣怡色之心推有深愛有和氣有婉容之心推善則稱親過則稱已之心於天下所以待人以恕而不責橫逆之侵責已以忠而自反而求仁自反而求禮自反而求忠嗚呼孟子能用曾子之道見於待人處已之間顯揚忠恕之說使人曉然日出渙然氷釋者其於斯而見之矣顏子之後一人而已矣其盛矣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戸可也

禹稷勤勞顔子優逸勤勞優逸曉然不同孟子乃曰禹稷顔回同道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

之和孔子聖之時皆古聖人也孟子乃曰不同道不知孟子於何地見禹稷顔子之同又於何地見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之不同又論伯夷伊尹孔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又論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何獨尊孔子而卑諸子乎至論禹稷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禹稷顔子易

地則皆然又何以窮居獨處之人遽與功業盛大卓乎千古之上者為一等乎此葢有說也其說安在曰在講學中庸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夫誠一也有天下之至

誠有致曲之誠天下之至誠誠之極者也是以可與天地參禹稷顏回之學天下之至誠是以禹稷在廟堂以誠而憂顏子在陋巷以誠而樂禹稷乃廟堂之顏子顏子乃陋巷之禹稷在憂則憂在樂則樂論天下之至誠則一而已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致曲之誠誠之始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云何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是也孔子天下之至

誠也伯夷伊尹柳下惠止於致曲之誠而不進者也故伯夷誠於清而不進伊尹誠於任而不進柳下惠誠於和而不進孔子進進不已故聖之外又有智智之外又有中中之外又有巧此天下之至誠也是以孔子則異乎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以伯夷柳下惠伊尹與孔子不同道而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然則君子之講學詎可止於致曲之誠而不進於天下之至誠乎誠能盡天

下之至誠窮而陋巷何以參天地乎豈不以敝衣敗屨有藻衣黼黻之尊荷鉏秉耒有圭璋璧玉之嚴蓽門圭窬有廉陛岩廟之峻妻子奴婢有賓客選掄之機飲食寢處有經綸造化之大參天地者蓋在於此方其達也如同室之鬬被髮纓冠而救之非赴人急難也以誠當如是也禹稷以之同室而不救則謂之不誠方其窮也如鄉鄰之鬬閉户而不救非無濟物之心也以誠當如是也顔子以之鄉鄰而往救則謂

之不誠故學士大夫當學天下之至誠學天下之至誠則可以參天地能參天地則達為禹稷窮為顔子在禹稷而不驚處顔子而不羡各誠其誠惟其所遭如何耳孟子學天下之至誠得之於子思者也故其論三聖人與夫禹稷顔子同與不同昌言判斷不復致疑嗚呼何其巍巍如此也盛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

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孟子高見遠識卓然在戰國權謀詭詐縱横捭闔卓異荒唐中猶北斗在天泰華在地其抑揚予奪進退可否迥出常情之外非深造聖王之道能如是哉觀夫卑管仲而狄許行鄙白圭而蚓仲子禽獸楊墨妾婦儀衍皆當時尊敬慕羨者孟子一皆極口詆之使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而弟子倍其學如陳良者通國稱不孝如匡章者而乃稱道禮貌使天下曉然知其為賢人君子何其好惡與人異趣哉夫聖賢之取

人也取其存心而衆人之取人也拾其遺跡彼尊管仲以其能霸也事許行以其異衆也白圭二十取一欲輕賦也仲子簞室織屨欲求名也楊墨當世之所宗尚儀秦一時以為丈夫孟子觀管仲之心本於作偽許行之心欲以惑衆白圭之心在於取名而不知中國人倫之大仲子之心惑於小道而不知避兄離母之惡楊墨之心推而至於無君父儀衍之心推而至於逢君惡孟子獨知其心而天下不知也使人人

從其學則其為害當至於嬴秦之酷而後已所以深攻而力詆之絶其本根不使滋長為天下萬世慮也陳良之心恱周公仲尼之道匡章之心有負罪引慝之孝此其所以稱道之禮貌之使天下曉然知其為豪傑為孝子以破風俗卑鄙之見疑似之迹其有功於聖道也大矣夫匡章之父以責善為心欲其子之學業出衆也然而材有長短當循序而徐進之乃以躁急之心求旦暮之效至於黜屏匡章而不得在人

子之列論其志則愛子也論其事則賊恩也古者有易子而教而孔門有過庭之問其意可見也匡章以得罪於父不得小盡孝養之心亦欲深自刻責不敢受妻子之養至於出妻屏子其設心如是有大舜負罪引慝夔夔齋慄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之心豈可以為不孝子乎夫其心如此而小人好為譏議樂聞人之過而不一原其心遽以不孝目人使天下無為善之路聖賢豈肯為此事乎所以特犯

衆惡接以禮儀際以顔色以洗一國之淺陋其有功於名教大矣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

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師有師之法臣有臣之法為師之法則去留自如為臣之法則死於其職而已曾子聞寇至則去寇退則反為師之法當如是也子思聞寇至則守蓋將死於其職焉為臣之法當如是也要兩人之心皆所謂天下之至誠也或去或不去各歸於誠而已矣曾子授道於子思子思授道於孟子子思中庸極言至誠之

說蓋曾子之學也孟子識兩人之所存故昌言以斷之曰曾子子思同道又斷之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惟孟子深造天下之至誠故見二人之存心而同道皆然之語軒然論之而不疑前論禹稷顔子今論曾子子思曰同道曰皆然則以誠有所見也自世俗觀之禹稷在廟堂而多憂顔子在陋巷而獨樂曾子聞寇至則去子思聞寇至則守其憂樂去留之迹遼乎若霄壤之分如

之何其一視之謂之同道謂之皆然也惟禹稷誠在憂勞顏子誠在獨樂曾子誠在避寇子思誠在禦寇一易其守則為不誠聖賢豈敢為不誠事哉明乎此說然後可以仰觀千古俯視來今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歸於誠而已矣不如是不得為善學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余讀此書乃知齊王之尊敬孟子至於如此也齊王

見孟子之學孟子之見孟子之識迥與當時不同疑其異禀而非凡人俗士也故使人瞷之其使者往往若唐舉許負之流以相形為說者也夫聖賢之生也果有異於人黄帝生而神靈髙辛自言其名帝堯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大禹聲為律身為度感玄鳥而生契履帝武而生稷髙帝隆凖而龍顔光武隆凖而日角聖賢之生必受五行之間氣天地之全形山嶽之精粹江河之潤澤豈與凡人同哉然而聖王不談者

欲人之自勉也儻恃區區之形貌而其心放於不仁不智之地則生而有髭者不能興周室之祚尊嚴若神者不能去淫妬之惑而面如削瓜者乃為舜之九官貌狀甚惡者乃為孔門高弟故昔之慨然惡為此流者乃曰相形不如論心豈非出於此乎夫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堯舜亦與人同耳第堯舜之心用處與凡俗不同所以其道獨尊於千古也然而人之形固不可一槩取也至於欽明文思者堯濬哲文明者舜

齊聖廣淵者湯徽柔懿恭者文王温良恭儉者孔子聖賢德容亦豈可掩哉誠諸中形諸外此自然之理也學士大夫又不可不考如鴟目虎吻露眼赤睛不言而知其為王莽鳶肩豺目洞精矘眝不言而知其為梁冀豈有聖賢德容而如此者乎齊王於孟子如此徒知尊敬之而已而不能斷然用以為相此亦可怪也昔孟嘗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於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

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魏成翟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齊宣之於孟子亦猶文侯之於子夏諸人也所任者田忌孫臏王驩之徒而其加意於孟子者止如此而已哉可勝歎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

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余觀此一段其意與妾婦儀衍同科乃知此說為商鞅鄒忌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言也彼是數子者或後車數十或三月而相或坐謀輜車或為兩國使或握六國相印或執兩國相權或築館康莊之衢其驕傲當世氣凌青雲者以為富貴我所自致也然而靜觀其心不知禮義不聞廉恥揣摩人君所欲宛轉而附合之意在一朝之利達而已與家人婢子迎合主翁之心以求飽煖計曾不少異是何異乞祭

播間驕其妻妾者乎夫君子所見與小人所見不同君子所見者道義小人所見者勢利所見者道義故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曾何富貴之足道乎所見者勢利則君好兵吾進奇正之說君好利吾進倍贏之說君好闢土地吾進并吞之說君好連諸侯吾進縱橫之說其不問理義去就在人而俛仰高下略無所守勢利所在性命所在也如此得志尚且意

氣揚揚蔑視當世之士為不已如可勝痛哉泛觀千古得富貴如齊人之乞祭者亦多矣夫妻妾婦女羞之而彼乃不以為羞是誠媪婢之不若也孟子之意商孫以下已不可言矣況又下如商孫者乎掃門若魏勃望拜若潘岳嘗糞若郭熙奉溺器若宋之問者類多尚可言乎嗚呼士風彫喪乃至於此熟誦齊人之說使人撫几而歎

孟子傳卷二十一

孟子傳卷二十二

宋 張九成 撰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

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事親自有事親之法事君自有事君之法此天理也事親而親不悅則謂之不孝事君而君不仁則謂之不忠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行藏去就一視用舍合否為則焉初無定論也事君之法當如是爾至於事親則自孩提以至老死無他法

也其心一於嬰兒而無變者此事親之法也夫嬰兒之心一於愛父母而已安知其他哉方父母之弗見愛也號泣悲苦萬物無可解其憂者天下之士悅之與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妻帝之二女曾何足以入其心乎及既見父母且喜且怒怨父母之不我憐也已乃跳踉喜躍其樂有過於天下就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妻帝二女之樂也舜之心其事父母常如嬰兒則其為父母不喜號泣于天若嬰兒之慕者此盖

天理當如是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所謂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父母既死其心常悲一見其遺書一執其桮棬則泣然流涕痛苦有不自勝者此正嬰兒之心也老萊七十而慕為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此心為如何哉欲識舜之為舜當於嬰兒之慕而求之則公明高之說孟子之對萬章長息之問大舜之心於此而決矣夫舜之號泣于天孟子止以一慕字斷之以解天下後世紛紛之疑非其

高見遠識超出乎衆人之上能如是乎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

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宫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産子産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産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産智予既烹而食矣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

信而喜之奚偽焉

不告而娶余既為之說矣帝之妻舜而不告是與舜同心也夫相率以違背父母豈堯舜之心哉以俗人觀之則見其為不告而娶以天理而觀此堯舜為天下人倫之大不敢潔身以求合也至於象與父母同為焚廩揜井之計及牛羊倉廩干戈琴弤二嫂之說以傲濟頑嚚不如是不滿其意也凶德參會而舜生乎其間可謂不幸矣孟子乃有天將降大任之說且

曰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可謂善觀天意矣理不如是何以見舜之為大聖乎是故無羑里之難不足以見文王無陳蔡之難不足以見孔子無漢中彭城之難不足以成高祖之功無滹沱蕪蔞之難不足以立光武之志下至非束縛於莒管仲之功不明非受辱袴下韓信之志不固非刖其兩足孫臏烏乎而入齊非拉脅折齒范睢烏乎而入秦雖

聖智賢否之不同借此而論之則舜非處頑嚚凶傲大難之間亦何以成就聖德乎孟子又為之說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夫士君子當患難困苦窮廹艱難之時正當識天之意益自奮厲琢磨以合天心可也且憂且懼若將無後日者此閭巷婦女之見豈大丈夫之心乎余于燒廩揜井輒推天意以勉吾徒之不得志者此亦聖賢之心也若夫舜逃厄難而鼓琴不輟乃

見聖人之處憂患如此其沛然也至于象有思君之言舜有分治之命又泰然如平時兄弟家庭之間雍穆無間此又見舜之心矣而萬章不識此意乃以為偽喜嗚呼聖人豈有偽哉有一毫之偽乃鬼蜮耳非天理也夫弟之於兄天理相愛其所以迷罔至於謀殺者乃凶傲所致也方凶傲之起則見忿怒而不見天理及事成謀濟凶傲既息天理自生安知其無悔心乎悔心乃天理當然也象以為舜死矣既入舜宫

舜寔然在前友于之愛不暇計較忽然四起此乃真情也舜安得不以真情際之乎且夫漁者有捕心海鷗為之不下鼓琴有殺心蔡邕至於旋歸況舜大聖人豈不知象之處心乎其欲焚廩也則有不可得而焚其欲揜井也則有不可得而揜則以其殺心已著不得而不避也與夫子知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知由也不得其死之機同矣及夫凶傲之氣已濟愛兄之心已生則就其生處以善言導之此又聖人造

化之術也夫焚廪揜井凶傲之氣也鬱陶思君天理當然也舜於其凶傲時則急避之於其鬱陶時則樂予之其處憂患人情亦可謂巧妙矣孟子善言此意乃曰彼以愛兄之道来故誠信而喜之非深知舜之心者不能形容如此也且引子產畜魚之事為證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夫魚有始舍圉圉之理少則有洋洋悠然而逝之理故可欺也若夫井有人焉其可欺乎子產以理而信之至於舜則又以

聖而見其用心處而造化之子産所不可及也書所
謂蒸蒸乂不格姦者此也此又孟子不言之遺意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
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
兠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
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
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

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余讀此一章乃見聖人處事如此此蓋天理造化之妙也夫天下知象之凶傲而舜第知其為弟耳弟則當親愛之凶傲則當處之夫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河

潤九里澤及三族翊舜為天子於吾手足同氣豈可追念往昔而不富貴之乎封之有庳為吾弟也然而凶傲之惡及舜一已可也為一國之君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豈可以親愛之故使不肖之弟肆其凶傲加於一國以遂區區之志乎舜天理也天理中造化真如乾坤之運六子滄海之轉百川既不失親愛之恩可使遂其富貴又不使凶傲及民而可以行吾恵澤可謂巧妙矣其造化如何哉其曰象不得有為於其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豈得暴彼民哉
是也夫名為諸侯爵亦貴矣受其貢稅禄亦富矣親
愛吾弟使之富貴吾心足矣然而民人之政社稷之
事皆朝廷賢者主之象之凶傲何自而肆之於民哉
徒富貴而不加親愛之心以潤澤之亦非天理也是
以欲常常而見使源源而來故不拘諸侯入貢之例
而以政事為名常接見有庳之君使他人皆不與焉
此又親愛潤澤之道也既不失國家之綱紀又不廢

手足之親愛造化之妙乃至於此乎夫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此不知舜親愛之義也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又書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此不知舜使吏治其國之義也春秋之心舜之心也使鄭伯知舜之心決不至殺其弟使齊侯知舜之心決不至弟之子弑其伯父後世效舜封有庳而失之者如景帝之待梁孝王是也使其黄屋稱制以為親愛手足也卒有刺殺大臣之惡使其得舜之心詎至此乎又有效舜使吏

治貢賦而失之者如齊置典籤以專國事至有藕一段漿一盃皆待命於典籤而後得使皆愁窘無聊如在囹圄使其得舜之心詎至此乎此皆不知天理自以私意為之愛之則至於太過制之則至於刻深惟天理中行事事合宜封之而使朝臣主其政制之而使之常常而來見恩義兼行公私兩濟古人所謂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又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余嘗思其說而不

得令熟味此章深見舜之用心乃知古人之說蓋指

此用處為言也其至矣哉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

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

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

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聖人既沒道德不明利口憸人動以非理之語借聖賢以濟其私倘非高明豪傑之士以高見遠識深發聖賢之所存而大不然其說則夫篡逆之賊借湯武以為名悖亂之臣借伊霍以為惡事權臣者借齊環

以汙孔子事左道者借負𨾏以汙阿衡其亂天下豈一朝一夕而已哉今咸丘蒙問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借舜以為名且有堯與瞽瞍北面而朝之說此必蘇張稷下諸人倡為此說欲動人君使尊大其說以肆無稽之談以控當世之柄而恣其利欲也倘非孟子以帝王之學立正心之論力抵而深排之則君臣父子之倫自此而大敗壞矣夫君不得而臣孟子據堯典孔子之說以正之曉然無可疑者至於父不

得而子蒙乃引詩普天率土之意以問亦可謂難荅矣然天下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死生幽明一理也豈有作詩者使父不得以盛德之士為子乎孟子乃解此詩為歎獨勞而言非為父子而言也因又使學者先當明天下之理然後以理探詩人之意是窮理在前明詩在後深明天下之理然後可以識詩人之意故有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之說如曰有周不顯又曰其麗不億其文如此其理乃言其甚顯與甚多

也是不可以文害辭也一泥其辭而不得其意則如雲漢之詩有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豈周無遺民乎是其意傷旱太甚故其辭如此也判別不顯為顯不億為億靡有孑遺為傷旱倘非深明天下之理而以意逆志則夫探章摘句據語求是之徒將倒行逆施矣既明詩人之意既判普天率土之詩不為父子而說然後借永言孝思之詩夔夔齋栗之書以證父不得而子之鄙論其用舍詩書抑揚今古如此真可謂

能用先王之道者也孟子不得志故與其徒可否古今而髙明竒偉如此使其得志端委廟堂謀謨帷幄以應難辨之事以斷疑似之説以折無實之辯以破流俗之惑將沛然有餘裕而天下特在其掌握間耳惜哉止于如此而已矣徒使萬世之後知其心者徒想味風采而願與之執鞭焉嗚呼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孟子之論言天下不可妄得蓋隂有神明主宰其間

歷觀萬古湯之有天下其符見於玄鳥武王之有天下其符見於帝武秦之有天下文公有陳寶之祥漢之有天下高祖有雲氣之瑞以至楚有六子之産故當時有天方授楚之論趙有帝所之樂故當道有野人致帝之命嗚呼小而一國大而天下皆有默定之數第詩書六經所傳不貴其有天下顧其修德如何耳是以中庸曰大德者必受命又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然而周公孔子豈非

大德終在臣子之位不聞其有天下也以此知天之歷數自有所歸天之與舜堯之子不肖矣天之與禹舜之子不肖矣孟子深見天人之際故有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而一歸之於天又有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之説余於是知人之行或善或惡其處事或是或非皆天使之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將興舜乃使其處父頑母嚚弟傲之間夔夔齋栗無格姦之失有允若之心而舜孝行聞于天下矣又使五典克

從百揆時叙四門穆穆而處事皆當于人心矣堯薦于天也二十有八載天又使歷年既多施澤既久而民心歸之又使百神享之百姓安之天意在舜如此堯豈得私其子哉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於南河之南天使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天雖不言而冥冥之中使天下歸之如此此豈偶然哉天意昭然可見矣故孟子又引天視民視天聽

民聽之説以證之嗚呼天下之大固豈細事乎曹操欲篡漢民心未厭漢是天未與操司馬懿欲篡魏民心未厭魏是天未與懿也天命不可妄得而篡逆之心昭然布在天下為千古罪人使曹操不殺伏后忠事獻帝天命在操將自有堯舜之舉矣使司馬懿不誅淩統忠事魏室天命在懿亦將自有堯舜之舉矣天命至重豈姦心賊慮所能圖哉操之子丕雖有天下不旋踵而有司馬懿之報懿之孫炎雖有天下不

旋踵而有六王之報嗚呼天命豈不昭灼乎大而天下如此小而一己亦豈偶然黄允公卿問疾王臣在門亦已盛矣忽有黜妻之醜天使之也蔡邕忠諫靈帝力排閹宦亦已盛矣而忽有就董卓之辟天使之也嗚呼天命難知其可不兢兢自慎乎禍福之來委之度外而立行處事其可忽耶蓋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無為造化所使勿為醜行以害平生勿為惡事以貽後禍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豈不在我乎倘天命之来有出於非義吾當以義裁正之合於義者吾受之而不辭悖於義者吾却之而不受此所以處天命也使蔡邕知此豈肯為董卓客乎春秋申之會所以列楚於晉下而狄十二國之大夫與淮夷不殊會者此盖以義可否天命也此又孟子不言之遺意

孟子傳卷二十二

孟子傳卷二十三

宋　張九成　撰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

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歴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歴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徳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

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荅萬章前問則以行與事皆天今此荅萬章所問則以與賢與子皆天又言天之造化之妙如使堯

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使二十有八載禹之相舜使十有七年歷年之多施澤之久故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一皆歸之此天之造化欲與賢也天又使禹之子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又使益相禹歷年未多施澤未久故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一皆歸啓而不歸益此天之造化欲與子也豈特此哉天之意凡有四其一天使若舜禹又使天子薦之薦之而又使歷年多施澤久此天意在匹夫欲使其有天

下也其二有伊尹周公之聖其在相位歴年雖多施澤雖久然使太甲悔過成王亦悔過伊周終身為臣子此天意在繼世使有天下也其三以孔子之聖魯將用之使季桓子受女樂齊將用之使晏子非之楚將用之使子西沮之孔子終身為旅人此天意亦在繼世使有天下也其四以益薦於天而歴年不多施澤未久是也由是知天將興商是生夏桀天將興周是生商紂豈偶然哉故孟子謂舜禹益相去久遠其

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嗚呼誠如此說則人之或賢或愚或窮或達或始賢而終愚或終賢而始愚或始窮而終達或終窮而始達皆非人力所能致一歸於天而已曰是不然在天有命在我有義妄意求富貴者不可不知天有定數也至於福曰自求哲曰自貽孽曰自作戚曰自詒豈可一委之命哉使命之来出於不正如王莽之聘薛方朱泚之召甄濟或遜辭而不受或佯瘖而不行此則道義在我

當為則為何天命之足問乎故君子之學當置天命
於人事而力行道義之大方生與義生死與義死命
雖可富不義寧貧命雖可貴不義寧賤孔子曰飯疏
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三復斯言深見聖人待天之理至于三
聘起莘肖形求傳於命則正於義則公吾徐起而應
之堯舜君民霖雨天下有何不可哉此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夫子待天

之意也學者又當知此意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

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説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

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宫朕載自亳

此段大意萬章問世傳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言湯三聘伊尹乃起以堯舜之道事湯伐夏救民又言枉己且不能正人况辱己者能正天下乎故未聞割烹之說也又言聖人制行或遠而在草野或近而在君側或去而適他國或不去而死其難如孔子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與夫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

比干諫而死雖曰不同而其大體所歸皆不犯先王名教潔其身而已矣然伊尹平生所學孟子極意而言之余亦安敢忽而不論請得而詳說之夫聖賢之出處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所謂道者非他道也乃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若何曰所謂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修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者是也其有不合此道者雖禄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

也故一介不以與之一介不以取之以非吾所謂道義也由是知天下合伊尹可也非伊尹求合於天下也湯之始來聘也正犯其一介不取諸人之法也故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夫堯舜之道發於用則可以治天下國家其藏之身則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耳方其在畎畝也衣褷襫有藻火之尊秉耒耜等圭璋之貴畜妻愛子有應對賔客之用指奴呼婢有進

賢退不肖之機是其治天下國家之具盡在於此矣豈不樂哉湯三使往聘之其意旣勤其禮旣具其心旣虛已入堯舜之路矣吾其可以失之哉失湯則是失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在虛心處湯旣虛心必能行吾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修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之説矣夫使君民皆在堯舜道中行其樂又有大於畎畝故伊尹幡然而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夫上有植桑種田庠序孝弟之道則民亦行堯舜之道矣蓋堯舜之道人所固有也堯舜特能發而為用耳民行堯舜之道為何如哉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此民行堯舜之道也伊尹不出則民方放僻邪侈戰鬬攘敓日在桀跖道中行豈有一

人覺吾有堯舜之道者伊尹一出則民心頓變悵前非之失路悟今日之得塗其利豈小補哉夫天生聖賢豈止為一身計耶固為天下計耳伊尹因三聘之來乃大省天之所以生我者將付以天下之重乃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說又有天民先覺斯道覺斯民非予覺之而誰之說又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如已推而內之溝中之說故相湯伐夏救民取天下於湯火之中而置之安泰之地其學為如何

哉堯舜之道當如是耳如荷蓧荷蕢晨門接輿之徒止知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說至幡然而改堯舜君民則不識也枯槁絶滅自以為是豈聖人之道乎徒自苦耳殊可怪也至於伊尹兩曰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學者不可不攷此伊尹自指其所得以樂堯舜之道也夫堯舜之道具在天下誰其樂之惟以吾自得而入于堯舜道中日以堯舜之道涵養所得此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

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伊尹自得處也又曰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此伊尹
以其所自得者樂堯舜之道也其理深矣遠矣非踐
履者不能到此至於割烹要湯之說乃商鞅蘇張輩
所進不以正造為此說以自濟其姦耳然而孟子曰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要之一字不可以後世之
心觀也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何要之有此語乃解
萬章以割烹要湯之說故力言其以堯舜之道非割

烹也以要君為心此春秋所當誅豈君子所當為乎

學者不可不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

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余嘗讀易至漸不覺撫書而歎曰士大夫出處其可忽乎夫漸之繇曰漸女歸吉利貞而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然則觀漸之繇則士大夫之出處其可不以正乎班固文冠兩京而事竇憲馬融經稱大儒而依梁冀文章

如柳宗元劉禹錫經學如陸淳而附王叔文進不以

正皆為千古罪人況乎聖人乃天地之妙日月之明

仁義禮智之宗主詩書禮樂之精神其肯于衛主癰

疽之豎者於齊主瘠環之便嬖乎為此言者必進不

以正如商鞅由景監而進騶忌由鼓琴而進張儀由

鄭袖而進造為此言上誣聖人以自濟其奸耳孟子

即孔子却彌子瑕之說曰有命夫命者理義也豈有

為士大夫而主嬖人以求進乎義不當為即命不當

為也聖人以義為命是命在我而已矣或進或退一以義為主耳昔元稹由崔潭峻以進為當世士大夫所鄙至以青蠅寄意曰適從何處來今遽集於此余讀史至此代為稹羞面熱汗下不知稹何以處之官職幾何而為人所賤如此可謂失策矣李鄘為吐突承璀所薦終身不就相位學士大夫義當如此每讀鄘傳想見其人恨不得與之為友人心不遠義方炯然豈可欺乎雖六國小人汙蠛孔子如此徒自勞耳人

誰肯信乎孟子又言孔子微服而過宋當阨難時主司城貞子假陳侯周臣以逃難夫逃難尚不肯主不正之人况於平居無事時乎以阨難而卜則平居又可見也蓋碎千金之璧者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淩三軍之勇者不能不失即於酒色惟以阨難觀人則生平所存可知矣王衍髙談物理見石勒而下拜王坦之剛鯁自許見桓温而倒執手板以孔子過宋時觀之癰疽瘠環之謗可一洗而無餘矣夫人主欲觀逺

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今聖人自魯來乃於衛主癰疽於齊主瘠環豈不為人君所薄乎昔漢武帝見大將軍而踞厠見汲黯不冠不見也以此卜人君之心其於出處豈可不謹乎孟子力為辨明豈為孔子計哉正為天下後世士大夫計耳余故首述漸卦以正孔子之出處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

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余讀此童竊疑孟子鄙管晏蚓仲子狄許行於百里奚何取焉百里奚事秦穆公穆公特伯者耳孔子之門三尺之童羞談霸道而孟子乃為之辨自鬻於秦之説至三稱之為智一稱之為賢何嚴於管晏而寛於百里也盖孟子之取人論其存心則甚嚴論其一節則甚寛盖存心則百行所出故雖管晏皆在所貶論其一節之善則皆可進於君子之塗故雖百里奚亦在所取此孟子造化之術也如其曰人能充無穿

窬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夫無穿窬之心特不為竊盜耳稍自好者皆能行之遽以為仁不可勝用又何其寛也至於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特不知時爾遽以為穿窬之類又何其嚴也盖孟子取其一念之善則直指之為仁一念之非則直指之為穿窬使人人一於惻隠羞惡辭讓是非之中以入乎仁義禮智之域而不敢

微生不善之念其造化豈不大哉百里奚相秦六七年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此其大體也至于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其死也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軒然有晏子之風則其自好可知矣何至於自鬻乎至于不可諫而不諫知將亡而先去知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孟子三稱之為智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孟子一稱之為賢此乃孟子深言其自好決不為自鬻之陋而已耳與孔子刪書而取秦穆公悔過一節載於周書之末其幾同也然而深攷此篇除咸丘蒙問父不得而子君不得而臣一事外至於疑舜之號泣于旻天又疑舜之不告而娶又疑妻舜而不告又疑舜為偽喜又疑舜封象於有庳又疑禹德衰不傳於賢又疑伊尹以割烹要湯又疑孔子主癰疽瘠環又疑百里奚自鬻於秦皆出於萬章夫孔子之門

羣弟子所問不過問仁問孝問政皆切問近思無非
為己之學曾何敢僭論聖人妄毀賢者而萬章所問
大抵好信閭巷之鄙談敢疑聖人之大節其所存何
其猥下也余固言之矣孔子門人去三代未遠而齊
晏子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衛蘧瑗皆當時良大夫
其風俗議論尚有先王之遺風至於孟子時商鞅騶
忌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横議四起敢誣蔑聖賢
自尊其說風俗薄惡動肆譏毀陳臻之非屋廬子之

閭淳于髡之侮玩充虞以為不豫公都子以為好辯公孫丑以比管晏過孟賁尹士以為不明干澤濡滞何孟子門墻而非意之謗喧喧滿耳乎非直此也乃敢尚論前古聖賢則風俗衰替槩可知矣惟敢疑聖賢之風不息所以至秦敢焚書詩敢殺學士敢戕六親敢稱始皇盡非前古至天下同為血肉而後此風息耳嗚呼痛哉

孟子傳卷二十三